



RIBEN
HUOJIANG
TUILI
XIAOSHUO
XUAN

巧妙大胆的诡计 缜密冷静的推理
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的结合 大师风采不容错过

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

(经典珍藏版) 上

李重民◎编译



NLIC2970818847

户川乱步奖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日本推理文学奖
日本推理文学新人奖
本格推理小说大奖
横沟史推理大奖
日本推理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RIBEN
HUOJIANG
TUILI
XIAOSHUO
XUAN



巧妙大胆的诡计 缜密冷静的推理
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的结合 大师风采不容错过

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

(经典珍藏版) 上

李重民◎编译



NLIC29708188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经典珍藏版 / 李重民编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108-1548-5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7555号

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经典珍藏版

作 者 李重民 编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53
字 数 118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48-5
定 价 69.00 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桂冠与谜题一样精彩

(代序)

当一顶获奖的桂冠戴在头上，当另一顶桂冠正在向你招手微笑时，你该是怎样的欣喜与沸腾！想想那些颁奖的场面，无论是获奖作家，还是他的铁杆粉丝，该是多么激动，甚至癫狂！

我们正在向读者介绍的获奖推理小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无数次经历了获奖的欣喜，无数次把欣喜与沸腾转变为更加有趣的谋杀情节，这就是日本推理小说缘何盛兴的根本原因。

日本是盛产推理小说的国度，每年出版的推理小说数字惊人。有名的作家一般一年不会少于一部作品问世，多的一年能出版十部以上。日本推理小说能够有这样长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的各类推理小说奖项，为推理小说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说起日本推理小说的奖项，比起欧美侦探推理小说奖项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要高出几筹，可以说是名目繁多、琳琅满目。总体说来，日本的推理奖项大致可以分为专业奖和非专业奖两大类。专业奖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日本本格推理俱乐部、出版社（例如讲谈社、光文社等）、杂志社（例如梅菲斯特杂志）举办，而且评奖条件严格苛刻，往往是从数百部作品中，挑选一两部佳作，有时偶遇选送作品平庸，该奖甚至会空缺。专业奖项包括：江戸川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日本推理文学奖、日本推理文学新人奖、梅菲斯特奖、本格推理小说大奖、松本清张奖、横沟正史推理大奖和全日本推理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等等。非专业奖是指那些已经进入参评范围内的作品，但是获得的是大众文学奖项。例如直木奖、山本周五郎奖、柴田炼三郎奖等。

最值得提及的是江戸川乱步奖，简称“乱步奖”。这个奖项设立于1954年，用江戸川乱步捐献的基金作为该奖项的奖金，以资鼓励推理小说的创作和发展。能够获得该奖项，代表了一个推理作家的创作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推理小说作家终身追求的目标。另一个有着皇冠之称的大奖就是设立于1947年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个奖更加体现了推理小说的专业精神，获得该奖的作家代表了其推理小说的创作成就，每年评选一次。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前身是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成立于1947年6月，1948年颁发了第一届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奖。1963年由职业作家组成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该奖改名为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前者与后者获奖纪录合并记算。1948年是第一届，当时设立了长篇奖、短篇奖和新人奖，以后就把新人奖去掉了，直到今日也没有恢复。同时该奖还规定，

一个作家不可重复获得该奖，这为提携新人创造了获奖条件。评委由多位资深推理小说研究者组成，选出四五部最终入围作品，最终由数位推理小说作家担任决选评审。由于此奖的特殊地位，可以视为日本推理奖项的巅峰。

其他奖项也都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奖金很高，但很难获得。日本的推理小说奖如果细说起来，几十页纸都写不尽。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

推理小说历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特别是我国青年读者对日本推理小说更是情有独钟，这缘于日本推理小说精湛的技巧和富有想象力的故事。目前我们读到的很多作品，大多是通过获奖的渠道介绍过来，让我们得以知道这些作家，了解他们的作品。例如日本新一代的推理作家歌野晶午、法月纶太郎、东野圭吾、岛田庄司、道尾秀介，等等。他们的名字伴随着他们的作品，像一缕缕沁人心脾的春风吹到年轻读者的心中。看到读者这样喜爱日本推理小说，我们不由得为他们精选了获奖作家的佳作。本书所选作家全部是推理大奖获得者，所选作品水平可见一斑。

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文本中最具优势。因其篇幅短小、结构精巧、节奏感强等特点，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而且这样的模式适于结构解谜游戏，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从作品不同的风格中，读者得以一览日本获奖作家短篇推理小说的功力。他们拥有明晰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结构功力，看似小小的一件事，或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件，几经渲染，便可引出惊天大案，或者揪出巨大压力下的都市人变态的、不择手段的、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杀戮。在撰写故事的同时，作家深刻批判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并给予针砭和警世。这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独到之处和魅力之所在。读者也可在书中看到比较纯粹的本格派推理小说。读完之后，会有一种很解渴的感受。需要说明的是，作家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读者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艺术体验。

书中所选作家东野圭吾、森村诚一、小林久三、内田康夫、夏树静子、大谷羊太郎、日下圭介、西村京太郎、佐野洋、小杉健治、笹泽左保、深谷忠记、斋藤荣、横山秀夫、山村美纱、连城三纪彦等，都获得过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或江戸川乱步奖，由此可见本书的经典性与珍藏性。

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猜测谁是罪犯，大有与作家展开智力比拼的势头。也许，这本小书最能满足你的这个愿望。但是，由于每篇小说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诡谲跌宕，恐怕一时难以猜出“谁是罪犯”，还是耐心地等待出其不意的结局吧。在暑期到来之际，我们奉送这本充满悬念和超级减压的书籍，希望你们读得愉快，并有所收获。

这是一部被精心挑选出来的获奖大师的佳作选。相信，只要拿起这本书，你就不想放下了。

咖喱

龙年三伏于陋室



目录 (上)

天使之耳.....	1
动机.....	20
奸毒.....	47
耍弄侦探.....	66
他杀的疑惑.....	89
古怪的脸.....	109
候车室里的意外之财.....	126
伪装之夜.....	141
立体声音响杀人事件.....	172
三亿日元的噩梦.....	194
伊良湖岬凶案.....	202
两秒钟的死角.....	229
圈套.....	243
两张相同的名片.....	263
深夜杀机.....	291
东北新干线杀人事件.....	308
被投过毒的橘子汁.....	327
神秘的道别电话.....	341
罪恶的火焰.....	356
少女委托人.....	374
车祸背后的风情.....	394



目录 (下)

镜中的罪迹·····	421
黑夜里的追踪者·····	441
带走过去的女人·····	464
迷 途·····	492
黑夜里的圈套·····	520
受到制裁的人·····	531
民宅里的噪音·····	552
揭开黑夜里的迷雾·····	571
密 会·····	587
静静的疯狂·····	602
红色的天城高原·····	616
山 庄 凶 案 ·····	641
高利贷带来的厄运·····	658
餐 车 凶 案 ·····	684
红色的毒蛇·····	700
蔷薇和小刀·····	717
白色的丑闻·····	737
疑似凶手的爱·····	751
黑 夜 遇 袭 ·····	769
女性连续被害案·····	780
有两个丈夫的女人·····	797
神话国里的杀人事件·····	810

天使之耳

东野圭吾

1

收音机里传出半夜零点的报时声。

“接下来奉献给听众的，是不久前流行的歌曲。尤其是开头部分的歌词，人们到处都在传唱。下面，请欣赏松任谷由实的《副歌在呐喊》。”

阵内瞬介正在写报告。他停下笔，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因为这是他喜欢的歌曲。正如主持人说的那样，他也只记得歌曲开头部分的歌词，便和着曲子吟唱着：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相逢
紧紧地拥抱着喘不过气来

后面的歌词就记不清了，只能用哼唱敷衍过去。

“好歌啊！心灵都会被打动的。”交通课巡察主任金泽一边说道，一边往阵内的茶碗里斟茶。

“呀。谢谢了。是吗？唱这首歌的女歌手每出一首新歌，能赚几个亿呢。有了才能，就能赚大钱啊。”

“我们工作一辈子也赚不到这首歌的唱片钱呢。”

“说得没错。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唱片，是CD了。”

片刻后，桌子上的电话响起。金泽敏捷地抓起听筒。只见他舒缓的表情猛然抽紧了。出事了？

阵内站起身来。

“是在C町三丁目的十字路口。好像是汽车相撞。”金泽放下听筒，说道。

“报警的人是目击者吗？”

“不是，是撞车的司机。”

“这么说起来，应该没有受多大的伤。”阵内顿时松了口气。但是，金泽望着这位后辈摇了摇头。

“现在庆幸还太早，他说对方的司机受了重伤，快要死了。”

“快死了？”阵内的表情顿时绷得紧紧的。

两人坐上处理事故专用的警务面包车，向车祸现场赶去。C町三丁目是一条小店铺林立的商店街，面对着双线道花屋通。这条商店街白天很热闹，一过晚上九点就变得很冷清。

很快就到了车祸现场。外勤巡逻车已经先赶到，正在疏导其他车辆通行，那里聚集着不少围观者。

“哎呀哎呀！撞得很厉害啊！”

在汽车里看到现场的状况，金泽不停地叹息着。相撞的，是黑色的进口汽车和黄色的小型汽车。小型汽车撞上了竖在十字路口左侧的电线杆，进口汽车的发动机罩嵌在小型汽车的驾驶座里。进口汽车几乎没有变形，但小型汽车却撞得像是捏成团的废纸。

金泽按以往的经验推测，准是哪辆汽车司机没有看信号灯。

他们将警务车停靠在巡逻车的边上。

“辛苦了！”一名外勤警官打招呼道。阵内他们也点头向他致意。

“救护车来了吗？”金泽问。

“来了。已经将一名伤者送往市立医院，是小型汽车的司机。”

是啊！阵内心里想，看这样子伤得不轻。

“其他的人没有受伤吗？”

“嗯，幸好没什么大碍。真是奇迹。”

“果然是进口车结实啊！”金泽赞叹道。

不料，那位巡警却摇了摇头。

“不是那个意思。是一起坐在小型汽车里的人几乎没受伤。”

“呃，还有人同车？”阵内不由惊问道。

“不是坐在副驾驶座上，而是坐在驾驶座的后面，很幸运吧？汽车完全变形了，但那个人正好夹在空隙里，所以几乎没有受伤。”

“这的确是个奇迹！”阵内禁不住感叹道。

事故现场是花屋通和一条单行道马路交叉的路口。除了管理车辆的信号灯之外，还设置着过花屋通的行人用的信号灯。一变成绿灯，就会播放出“快速通行”的音乐旋律。

车行道边是人行道，人行道的里侧排列着小店铺，其中还有一家小型银行。银行的外墙上设有电子数字时钟，此刻显示为零点二十二分。

“目击者呢？”金泽问外勤警官。

“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打算接着找。”

“拜托了。”

马上进行实地勘察，因为当事人还留在现场，所以同时要对当事人进行询问。首先询问驾驶进口汽车的名叫友野和雄的男子。

友野二十三岁，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做工精良的双排扣套装和他瘦削的体型显得很搭。阵内问他职业。

“自由职业。”

回答得有些牵强。如今这个时代，好像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也开得起进口汽车了。

阵内若无其事地凑近，没有闻到酒精的气味。

真正的实地勘察一开始，友野便高声嚷道：“是绿灯啊！我这边是绿灯。可是没想到那辆小汽车就冲过来了！”

“行了行了！”阵内安抚着友野。

“从头说起吧。首先，你从哪里开过来，接着要驶向哪里？”

“我是从那边驶过来的，”友野用手指着十字路口的东面，接着指向相反的方向，“打算朝这边开过去啊。”

花屋通是南北走向。就是说，友野是从东向西横穿花屋通。

“车速是多少？”阵内问。

“我是严格遵守限速规定的。”友野撅着嘴唇。

“那么，时速是多少？”阵内执拗地问道。

友野歪着嘴将脸转过去。看得出他是目光斜视着在寻找道路的标识。期间他小声回答道：“是40公里/小时左右吧。”

“真的吗？只要查看轮胎的印痕，你说谎的话马上就能看出来的。”

阵内带威胁性地这么一说，友野表现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做了个梳理头发的动作。

“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是用安全的速度行驶的。”

“嗯……先不说这个了……你说信号灯是绿灯吧？”

马上，友野将脸转向阵内那边：“绿灯，绿灯。绝对是绿灯。”

“什么时候变成绿灯的？”

“呃……”友野很茫然。

“你是在多远的距离看到变成绿灯的？还是遇上红灯等着，换成绿灯才启动的？”

友野稍稍想了想，回答道：“不，一直是绿灯。”

“一直？一直是绿灯？”

这种事，不可能！

“不是的，我注意到时，信号灯就已经是绿灯了。前一个路口时这个信号灯就是绿色的，我……我们通过时也是绿灯。”

“那前面的路口，你是怎样通过的？你等信号灯了吗？”

“怎么通过的？好像没有等……”

友野这时似乎也想了些，结果像是横下心来似的说道：“我忘了呀！”

金泽在边上听着。阵内朝金泽望了一眼。金泽点了点头，用目光示意他“算了，不要追着问”。

“那么，你把撞车时的情况详细说一遍。你是因为绿灯才驶入十字路口的吧？”

“是啊是啊。我驶入路口，那辆车从左边驶过来，冲到我的面前。因此我猛踩急刹车，但来不及了……”友野做了个表示很无奈的动作，撅着下唇，摇了摇头。

“对方那辆汽车靠近时，你没有注意到吗？”

“这……”友野结巴了，“注意到了呀，但对方的信号灯是红灯，何况我没想到它会

真的闯过来呀！我说的是实话。”

“难怪啊。”

阵内这么一说，友野大概是理解为阵内很赞同自己的争辩，竟流露出喜不自禁的表情。那副表情简直就像是一个孩子。

对车祸后的处置情况也作了询问。据友野说，他与同车的女朋友立即就下车，用手机打了报警电话，也叫了救护车。因为对方受伤了，所以想无论如何也要进行救助，但车门严重变形，怎么也打不开。

“大致明白了。”阵内放下笔，“你也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交通事故很可能会留下可怕的后遗症。现在你把车停到路边去，也许汽车还能开动，但你不能把车开走。”

友野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呃，是我的错吗？我是绿灯行驶的。”

阵内想了一下，说道：“这要视情况而定。”

金泽这才第一次插嘴道：“对方那辆汽车里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于是，友野翕动了一下嘴唇。这表情变化很微妙，好像还微微地渗出了笑意。阵内不由感到厌恶。

阵内决定向友野的女朋友进行询问。那是名叫畑山留美子的女大学生，如果克制一下游移的目光和时不时张开着的嘴唇，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随着身体的活动，不时从灰白色长款毛衣下摆露出超短裙的底边。

阵内提出和问友野时同样的问题。但是，她回答得不太令人满意。

“我正在打瞌睡。”这是她的辩解，“因为‘砰’的一下撞击得很厉害，于是我醒了过来，事情就已经是那样了。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强调“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信号灯是什么颜色，你也不会知道吧？”

阵内一问，留美子的表情很诧异，接着很慌张地将手在眼前挥动了一下。

“不，信号灯是绿色，我们这边是绿灯。”

“可是，你不是睡着了吗？”

“所以……撞车后醒来，下车后，信号灯是绿的。”

“这也可能是红灯刚刚换成绿灯。”

“不是的。可是……绿灯紧接着就变成了黄灯，随后又变成了红的。如果是刚刚变成绿灯，绿灯就应该亮一会儿吧。”留美子求助似的抬头望着阵内。

“有道理。你说的意思，我懂了。”

询问完畑山留美子，阵内打量了四周以后，朝外勤警官走去。因为还没有询问小型汽车的同车人。

“哦，你要找她，她在那里。”巡警指着信号灯边上的电话亭。

玻璃亭里站着一位身穿深褐色粗呢大衣的高中生模样的姑娘。电话亭的门开着，她正在打电话。

“我们让她一起坐救护车，她不听，说没什么大碍。”

“嘿。”阵内走上前，朝她稍稍抬起手打着招呼，但她好像没有丝毫反应，她的脸明

明是朝着阵内的方向。

“没用的。”巡警在他的身后说道，“她看不见的。那里有电话亭也是我告诉她的。”

2

少女的名字叫御厨奈穗。被抬进医院的男子是她的哥哥，好像叫健三。事故发生时，兄妹两人是在从居住在邻町的亲戚家回家的途中。从亲戚家的住址可以判断，御厨健三是在花屋通由南向北笔直行驶。

奈穗戴着一副薄薄的有色眼镜，眼镜背后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如果事先不知道，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盲人。她的皮肤像瓷器那样闪着白色的光芒，是个靓丽的美少女。

对她的询问，是在警务面包车里进行的。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阵内尽量用温和的语气问道。

奈穗猛然侧过脸来。

“车祸发生前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和哥哥正在说话？”

“没有。离开亲戚家的时候还说着话，出事前几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

听说她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但讲话条理远比一般的同龄姑娘清晰得多。

“哦。”阵内简短地答道，思考着下一个问题。她是盲人，要从她这里得到某些信息，怎么样提问才好呢？

“你只要按自己的感觉来回答就行了，你觉得汽车行驶的速度是多少？好像行驶得很快吧？”阵内这么问道。他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拙劣，车速是不是很快，这是因个人的主观感觉而异的。

出乎意料，奈穗没有觉察到阵内的歉疚，回答得很明确。

“我觉得车速是在 50 公里 / 小时到 60 公里 / 小时之间。因为是半夜，所以哥哥好像也提高了车速。”

阵内不由和金泽面面相觑。

“你怎么知道的？”金泽问。

“我一直坐哥哥的车，听震动和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了。”奈穗不假思索地答道。

于是，阵内提了一个更加脱离常识的问题。他试着问：“你觉得信号灯是什么颜色？”不料面对这个问题，她也没有说不知道。

“我觉得是绿灯。”她充满自信地回答。

“为什么？”

“车祸发生前不久，是哥哥说的。他说：‘正好是绿灯，开过去！’”

“‘正好是绿灯’？”

这样的证词该怎么处理？阵内感到困惑。她自己是不可能亲眼看见绿灯的。

他正这么思考着。

“而且……”她稍稍抬高嗓音，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而且，哥哥不是那种爱冲动的人。不看信号灯或闯红灯之类的事，他绝对不可能做。”

实地勘查结束，看着肇事车辆被拉走以后，阵内和金泽去御厨健三被送去的医院。奈穗也同车前往，友野和雄与畑山留美子乘坐外勤警官的巡逻车同往。

一到医院，奈穗的父母已经在医院里，一看见奈穗，便担心地奔跑上来。

“哥哥呢？”奈穗问。

“正在做手术啊！”母亲答道。

阵内和金泽在不远处等候着。他们想确认伤者方面是不是需要帮忙，也有着想从医生那里获得健三血液的目的，为了检测健三血液里的酒精含量。

“你认为怎么样？”阵内朝家属的方向睨视着，问金泽。

“很难啊。”金泽说道，“两边都说自己是绿灯，反正那个女孩子不是用眼睛看见的，我不是歧视残疾人啊，但目前的情况对他们是很不利的。”

“我们是在等她哥哥的陈述？”

“只能这样了。”

可是，如果健三一直昏迷不醒，也许最后就不得不认可友野他们的说法。

“总之，看样子要竖告示牌了。”

“是啊。尽管指望不上……”

只要车祸双方都主张自己的行驶方向是绿灯，寻找目击者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在车祸现场的围观人群中，没有人目睹了撞车的瞬间，因此就只好在车祸现场竖一块告示牌，呼吁目击者出来作证。不过，按阵内的经验来看，那块告示牌从来就没有起过作用。

“好像结束了。”

听金泽这么一说，阵内回头一看，医生正好从手术室里出来。

医生一副严峻的表情，向御厨家的父母说着什么。大概是听到了吧，奈穗最先痛哭起来。

3

用监视器查看了一遍摄像，加濑纪夫感到万分满足。他非常满意。摄像没有浪费，而且扣人心弦。

总之，这是真正的车祸！

纪夫喜欢上摄像，是从去年考入大学以后。摄像机是祝贺他考入大学而得到的礼物。开始时只是拍摄些片断就喜不自禁，渐渐地就想自己创作作品了，但要制作剧本还很费力。近来他热衷的是只要有大事发生就马上赶过去摄像，按自己的喜好编辑，制作新闻节目。他甚至还购置了自动反射式幻灯机。

问题是，在他的周围不可能经常发生能称之为“事件”的事情。无论他怎么兴致勃勃，也只能制作一些诸如“红叶的季节来临了”、“下了第一场雪”之类的新闻。这让他感到很不过瘾。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今晚的车祸。他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便打开窗户，正好前面的十字路口有汽车相撞。于是纪夫立即提着摄像机兴冲冲地跑了出去。因此，他摄录到了巡逻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甚至从车祸的汽车里救出伤员时的情景。

要说可惜，就是没有拍摄到车祸发生的瞬间！

嘿！尽管有些牵强……纪夫望着监视器，仍然感到很得意。画面上映着信号灯和周围的场景。他还有意识地拍摄了车祸现场以外的情景。

可是，该怎样编辑它呢？

纪夫开始苦苦地思索编辑方法。

4

翌晨，天亮以后，阵内和金泽再次来到车祸现场。轮胎急速刹车留下的痕迹两三天内不会消失，所以应该在天亮时尽量把它拍摄下来。

“从刹车痕迹来看，友野的车速有 70 公里 / 小时啊。那家伙，没说一句实话。”

一向温和的金泽很罕见地用气愤的语气说道。大概是因为御厨健三死了吧，而且直接的肇事者友野不知何时从医院里溜走了。对死者家属，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因此，刚才阵内还向友野的家里打了电话。

“不是我的错啊！”友野怄气似的说道，“是他不看信号灯，死了，是他自作自受啊！”

“尽管如此，也应该打个招呼。”阵内这么说道。

不料，他厚颜无耻地回答说：“受害者是我。如果要打招呼，也应该是对方向我打招呼吧！”

阵内和金泽在车祸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那孩子说得没错啊。御厨健三的车速大约是 50 到 60 公里 / 小时。刹车好像稍稍迟了些，还被惯性带了一段距离，不然这起死亡事故兴许就能避免了。哎！说起来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金泽说道，“超过限速 10 公里 / 小时或 20 公里 / 小时，是允许的范围啊！”

因为对友野的印象很差，所以金泽不知不觉地就帮着御厨健三说话了。

警方在撤回之前竖起了告示牌。告示牌上这样写着：

本月七日凌晨零时左右，这里的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汽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现寻找目击者。有线索的人，请与〇〇警署交通课联系。

阵内又重看了一遍文字，叹了口气。假如真的有目击者，却不肯自告奋勇出来作证，总会有什么理由。那种理由即使仅仅是“怕麻烦”，就算看到这块告示牌也不会改变主意。不！到底会有多少人将目光留驻在这块告示牌上，将上面的文字看到最后呢？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看样子不会有收获的。”望着熙来攘往穿过斑马线的人流，阵内呢喃道。无论多么惨烈的车祸，三天以后，人们就几乎都忘了。

“再等一会儿。”金泽无力地说道。

这天夜里，阵内换上朴素的便装，悠闲地出去散步。虽说悠闲，也不可能没有目的。御厨家离阵内的住宅不那么远，他知道今天夜里御厨家要守夜。他对自己的解释是去看看情况，其实他是想去见见御厨奈穗。

御厨家住在一幢建在住宅区里的木结构旧房子里，听说占地有六七十平，从围墙外就可以看见院子里种着的柿子树。

看见玄关，阵内不由心里“咯噔”了一下，总觉得气氛有些异常。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走进走出。见奈穗的母亲在，阵内便走上前去，问：“怎么了？”奈穗母亲一开始还没有认出阵内来，但很快就想起他就是昨天夜里见到过的交通课的警官。

“奈穗和友纪不见了，刚才还在的！”

友纪是奈穗的妹妹，比奈穗小两岁。听她母亲说，这两个人从一个小时前起就不见了踪影。

“姐姐！”一个中年胖男人奔跑过来。看样子是奈穗她们的舅舅，“我在那条街上的杂货店里打听，店主说是看见有两个像是她们的女孩子坐上了出租车。难道有了什么线索？”

“出租车？”奈穗的母亲显得更加不安了，“没有，一点线索也没有……这两个孩子，到底要去哪里？”

也许……

阵内灵机一动。他离开奈穗家，走到她们拦出租车的那条街上。正好有一辆空车驶来，他坐上了出租车。

“去C町三丁目的十字路口。”他说道。

他在离车祸现场不远处下了车，从那里步行过去。银行前的数字时钟显示九点十二分。到了这个时间段，车流量锐减，行人也很稀疏。

不出他所料，奈穗在那里，她穿着藏青色的校服，站在十字路口的街角。站在她边上的，大概是她的妹妹友纪。她个子比奈穗高，穿着黑色套装，乍一看，她倒反而像是姐姐。

“在做什么呢？”阵内向她们喊道，两人不由打了个寒战。友纪很警觉地向后退着，露出一副警惕的目光。

“是昨天的警察？”奈穗稍稍歪着脑袋问道。阵内回答“是的”，她才终于露出释然的神情。

“我去了你家。大家都在为你们担心呢。我来接你们，赶快回家吧。”

奈穗稍稍沉默了片刻。

“我是带妹妹来看车祸现场的。”她用沉稳的声音说道，“这孩子说无论如何要来看看，所以就来了，我们是要在这地方守夜。”

“是吗？”阵内望着奈穗的妹妹。

友纪轻轻地将双手握在身前，望着自己的手。她的手腕上戴着迪斯尼的数字手表。这和她那成人似的服装显得很不相称。

用手机往她们的家里打了电话以后，阵内拦了一辆出租车将两人送回家。在出租车里，奈穗问起车祸以后的进展情况。

“还没有找到目击者啊。”阵内说道，觉得像是在为自己辩解。

“如果没有目击者会怎么样？你是说，对方就什么责任也没有吗？”

“不。这我不知道。我想会暂时将案卷送到检察院。只是……”

“只是？”

“我是说，没有证据就不能进行公审。不起诉的可能性很大。”

“你是说，不会被起诉？”奈穗尖声问道。

“哎，就是那么回事吧。”

阵内这么一说，她便咬着嘴唇。

“可是，我们不想事情变得那样啊，所以连寻找目击者的告示牌都已经做了。”

“我知道。”奈穗扶了扶墨镜，然后将脸稍稍转向阵内，“警察，你说的‘目击’，是指用眼睛看见的吧？”

“是啊。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没什么。”奈穗摇了摇头，将脸转向妹妹。

妹妹只是望着窗外。自从坐上出租车以后，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5

翌日，出现了一名自称亲眼看见车祸发生的男子，是名叫石田的学生，身穿黑色皮夹克配牛仔裤，有一撮头发染成了茶色。

阵内和金泽在交通课角落里的桌子边向男子进行询问。

“是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吧，我在那条道上行驶着。偶然看见的……就在眼前，我吓坏了呢！”石田嚼着口香糖说道。

“你说的‘那条道’，是哪条道？”

阵内拿出交通地图，在石田面前摊开。石田伸出脑袋望着地图，用手指着一条道路，说：“是这里。”这是和花屋通交叉的马路。

“在这里，你是怎么行驶的？”阵内问。

“从这边，朝那边。”石田用留着长长指甲的手指指着。据他说，他是从和友野的汽车相反的方向驶过来，又朝相反的方向驶去。

“那么，是路过车祸现场？”

“是的是的。”石田不停地点头称是。

“可是，”阵内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车祸发生时，没有人看见有这么一辆汽车驶过去啊。”

于是，石田用鼻子呼出了一口气。

“大家都忘了呀！或者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肇事车吸引过去了。”

阵内侧目朝金泽望了一眼，金泽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么，你把你看见的经过详细说一遍。”

“我在行驶着，前面的信号灯是绿灯，因此我想要驶过去，右边突然一辆黄色的汽车冲过来。我还有些距离，再说踩刹车还来得及，但从对面过来的进口车就撞上去了。”石田把自己的手掌当做是汽车做着手势解说着。

“难怪！”阵内点着头，“总之，你是说，黄色的汽车闯红灯吧？”阵内用圆珠笔敲着桌子，问道，“为什么现在想起要告诉我们？”

石田浮出浅浅的笑意，“是不想被卷到麻烦里去啊，又不可能得到奖赏。不过，一想到我的证词也许能帮人一把，便觉得还是应该出来作证啊。于是，就来了。”

“那是良心发现吧？”

“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证词，哪一方能得到帮助，但我希望从得到帮助的一方拿点小费。就这些，所以……”

石田这么说着，想要站起身来。阵内一把抓住他的衣袖。

“怎么了？”石田大惊失色。

“希望你说得再详细些。”

“没有了呀！就这些。”

“不会的。接下来的才是关键。首先，你为什么在这么晚的时候行驶在那条路上？你就从这里开始说起。”

石田的叙述大体符合情理。他行驶在那条路上的原因，是按打工处老板的吩咐去邻町办事后回来。汽车是那个老板的，是皇冠牌轿车。驶出办事的邻町的时间也吻合，关于行驶路线的说法也没有可疑之处。

可是，阵内还不愿意完全相信他的说法。从石田给人的印象来看，虽说他是亲眼看见，但他不是那种愿意自告奋勇特地赶来作证的类型。友野方面付钱让他作证的可能性极大。

“如果你有证据证明自己在那个时间里的确在那个现场，那就很好了。”阵内改变了语气试着说道。

于是，石田的鼻孔张开了来，出乎意料地回答说：“有啊！”

阵内着实大吃了一惊：“什么证据？”

“那以后我马上向店里打了电话，是用手机打的。老板要我把他想看的节目录下来。我对老板说了，说刚才看见一起很惨烈的车祸。你去问问我的老板就知道了。”

“那是几点的时候？”

“嗯……是啊。”石田搔着下巴露出一副思考着的表情，打了一个响指，“对了，是十二点不到啊。因为我还想赶回去把十二点以后的节目录下来。”

“呵呵，是十二点不到吧。”阵内望着石田。总觉得他的脸会让人联想起爬虫类的动物。他的脸上堆着蛇一样的笑容。

让石田回去以后，阵内马上给他打工的茶店打电话。名叫荻原的老板对石田说的事